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教 父

美 马 甲 奥 · 普 吉 著

钟 广 华 张 武 凌 译

教 父

【美】马里奥·普佐 著

钟广华 张武陵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75印张 1插页 320,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3,500册

书号 10261·303 定价 1.30元

第 一 部

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
后都隐藏着罪恶。

——巴尔扎克

第 一 章

阿梅里戈·博纳塞拉坐在纽约第三刑事法庭等候判决结果，要向那些残忍地伤害了他的女儿并企图奸污她的人报仇。

法官是一个面部轮廓粗犷、令人生畏的人。他卷起黑法衣的袖子，好象要把那两个站在法官席前的青年揍一顿。他的表情冷淡，神色威严、轻蔑。然而，这一切都有些虚假，阿梅里戈·博纳塞拉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一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们和无可救药的堕落者一样。”法官粗声嚷道。对，说得对。这些畜生，畜生。阿梅里戈·博纳塞拉心里想道。那两个青年，剃着光亮的小平头，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露出一副愿意悔改的表情。他们低下头，表示服罪。

法官继续说：“你们就象原始森林里的野兽。可幸的是你们没有玷污那位可怜的姑娘，否则我会把你们判上二十年。”法官停顿了片刻，浓眉下的眼睛朝脸色灰黄的阿梅里戈·博纳塞拉狡诈地眨了眨，然后垂下眼，看着面前那叠缓刑报告。他皱皱眉头，耸了耸肩膀，露出似乎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样子，接着说：

“但是，姑念你们年轻初犯，并考虑到你们良好的家庭，同时，还因为威严的法律不谋求报复，我特此宣判你们由罪犯教养所管制三年，缓期执行。”

四十年殡仪职业的经验，使阿梅里戈·博纳塞拉好不容易才抑制着极其沮丧和愤恨的神情。他美丽年轻的女儿仍躺在医院里，被打歪了的下颚用钢丝连接着；而此刻，这两个畜生竟逍遥法外？这简直是一场滑稽剧。他看着满怀喜悦的父母们围

拢着他们的宝贝儿子。啊，他们现在高兴了，他们在笑呢。

黑色的胆汁，又酸又苦，猛地涌出博纳塞拉的喉咙，透过他那咬得紧紧的牙齿渗出来。他掏出白色的亚麻手帕捂着嘴唇。他这样站立着，那两个年青人大摇大摆地沿着通道走过来。他们微笑着，露出一副自信而又冷漠的神情，经过他身旁时，对他不屑一顾。他用洁净的手绢捂住嘴巴，一声没哼地让他们走过去。

这两个畜生的父母亲正从他身边走过去。两男两女，年龄与他相仿，只是穿着更美国化些。他们略有点羞愧和窘迫地看了他一眼，但眼神里却带有一种奇特的洋洋得意的蔑视。

博纳塞拉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把身体探向通道，粗声喊道：“你们将会象我已经哭泣过那样哭泣——我要使你们痛哭，就象你们的孩子使我哭过一样。”说到这里，他又用手绢擦眼泪了。由辩护律师殿后的一小簇人拥着他们的顾客向前走，把那两个青年紧紧地围在中间。这两个青年开始退回通道，仿佛想保护他们的父母亲。一个身穿法警制服的彪形大汉迅速挡住了博纳塞拉站着的那排座位的出口。其实这是多余的。

在美国居住了这么多年，阿梅里戈·博纳塞拉一直忠实地信守法律和秩序，从而一帆风顺。此刻，博纳塞拉虽然已被气得怒火满腔，七窍生烟，恨不得马上买一支枪打死这两个小子，但他却转向仍迷惑不解的妻子，向她解释说：“他们把我们愚弄了。”他停顿了片刻，便作了决定，不再担心将要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公正，我们只有屈膝求助于唐①·科利奥尼。”

① 唐：西班牙人对贵族和出身高贵的人的尊称，黑手党用作对家族首领的尊称。

在一间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洛杉矶旅馆套间里，约翰尼·方坦正象所有普通的丈夫一样，因嫉妒而喝醉了酒。他伸开四肢，躺在一张红色的长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直接往嘴里倒，然后把嘴浸到装着水和冰块的水晶玻璃罐里，漱去酒味。这时已是清晨四点，借着醉意，他反复地梦想着，当他那放荡的妻子回家时，就把她杀死。假如她真的回家的话……要给他的前妻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情况，时间已太晚。同时，他觉得在自己个人事业正走下坡路的时候给朋友们打电话是滑稽可笑的。从前曾有过这样一段时光，当他清晨四点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会感到异常高兴，不胜荣幸，而现在他却使他们感到厌烦。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的烦恼曾使美国一些数一数二的女明星神魂颠倒，回想起这一点，他还可以聊以自慰。

当他正要把酒瓶里剩下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时，终于听到了他妻子用钥匙打开房门的声音。他继续喝酒，直到她走进房间站在他面前。在他眼里，她确实非常漂亮。她有着天使般的面容，紫罗兰色的深情的眼睛，纤细娇弱但体型完美的身材。她的美貌在银幕上被放大，神化了。世界各地成亿的男子迷恋着玛格特·艾什顿的面容，并争相买票欣赏银幕上的她。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约翰尼·方坦问道。

“到外头鬼混去了。”她说。

她错估了他的醉意。他跳过鸡尾酒桌，掐住她的喉咙，但是一接近她那张奇妙的脸蛋和那双可爱的紫眼睛，他的怒火就消失了，他再次变得无能为力。她又错误地嘲笑了他，看见他收起拳头，便尖叫起来：“约翰尼，不要打我的脸，我正在拍电

影呢。”

她正笑着，他朝她肚子打了一拳，把她打倒在地板上，他却倒在她身上。当她喘气时，他能闻到她香喷喷的气息。他用拳头打她的手臂和晒得棕褐色的柔滑的大腿，就象当年他还是个强壮的大男孩，在纽约的“地狱厨房”^①痛打比他小的顽童那样打她。这是一种痛苦的惩罚，但不会造成类似牙齿松散或鼻子破裂那样的终身破相。

他并没有使足劲打她。他不能这样做。而她却朝着他咯咯地笑，大字形地摊躺在地板上，缎子连衣裙的下摆被掀起，露出两条大腿。

约翰尼·方坦站起来。他憎恨躺在地板上的这个女人，但她的美貌是一块神奇的盾牌。玛格特在地上滚了几下，以一个舞蹈演员的姿式跃起来，面对着他，边跳着儿童滑稽舞蹈边唱道：“约翰尼从不伤害我，约翰尼从不伤害我。”然后，带着一种悲哀而又庄重的神情说道：“你这可怜的傻杂种，象小孩那样揍我。啊，约翰尼，你将永远是只愚蠢浪漫的豚鼠，甚至连调情也象小孩。”她摇摇头，接着说：“可怜的约翰尼。再见了，约翰尼。”她走进卧室去，他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

约翰尼坐在地板上，用手捂着脸，完全陷入了一种懊丧、羞辱的绝望心情中。曾经帮助他在好莱坞花花世界生存下去的那种江湖硬汉般的坚韧意志使他拿起话筒，叫了一辆小车把他送到飞机场。只有一个人能拯救他。他将要回到纽约去，回到那个具有他所需要的权力与智慧的人身边去，回到他仍然信赖的慈爱的人那里去。那人就是他的教父科利奥尼。

① “地狱厨房”，在纽约曼哈顿西区，黑社会帮派常在此地活动。

面包师纳佐林，长得象他烤的意大利巨型面包一样，身短体胖，皮肤粗硬。他身上沾满面粉，正怒视着妻子、已到婚龄的女儿凯瑟琳和他的下手恩佐。恩佐换上了他那身带有绿字臂章的战俘制服，十分害怕这个场面会使他耽误向总督岛报到。他是成千上万名每天为振兴美国经济而工作的被假释的意大利战俘之一。他经常担惊受怕，惟恐假释被取消。因此，现在正上演的这幕小小喜剧，对他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纳佐林厉声问道：“你有没有败坏我家的名声？现在战争已结束了，你知道美国将会把你踢回西西里岛那臭气熏天的村子去，你有没有给我女儿留下一个小包袱作纪念？”

恩佐是个很粗矮强壮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胸前，含着几乎要掉下来的眼泪，巧妙地说：“老板，我向圣母起誓，我从来没有利用过您的仁慈。我真心真意地爱您的女儿，诚心诚意地向她求婚，我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如果他们把我送回意大利，我便再也不能返回美国，我将永远也不可能同凯瑟琳结婚了。”

纳佐林的妻子，菲洛门娜，直截了当地说话了。“别再胡闹了，”她对矮胖的丈夫说，“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把恩佐留下来吧，送他到长岛^①，在咱们堂兄弟那儿躲一躲。”

凯瑟琳在哭泣着。她长得很丰满，相貌平庸，嘴唇上已长出隐约可见的汗毛。她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恩佐这样英俊的丈夫，再也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在暗地里抚摸她的身体时怀着如此真诚爱意的男人。“我要移居到意大利，”她向她父亲尖声嚷

① 长岛：位于纽约郊区。

着，“如果你不把恩佐留在这里，我就离开家。”

纳佐林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是个很多情的姑娘。他曾看见过，当那面包师助手从她身后挤向前，把新鲜出炉的热面包放进柜台的篮子时，她用圆鼓鼓的臀部蹭恩佐。假如不采取适当的措施，这个小无赖的热面包便会进到她的烤炉里去的。纳佐林想，必须把恩佐留在美国，使他变为美国公民。而这种事唯有一个人能办妥。那人就是教父，唐·科利奥尼。

上述所有这些人以及许多其他的人都接到了印制精美的请柬，被邀参加定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的康斯坦齐娅·科利奥尼小姐的婚礼。新娘的父亲，唐·维托·科利奥尼，虽然已经住进了长岛的一座大公馆，但从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和邻居。结婚庆祝会将在这座公馆里举行，庆祝活动将进行一整天。不用说，这将会是一个极其隆重的场面。对日战争刚刚结束，所以人们不必再为自己在部队打仗的儿子们担忧，以致给庆祝活动罩上阴影。婚礼正好是人们借以表达自己的欢乐所需要的。

这样，就在那个星期六的早晨，唐·科利奥尼的朋友们涌出纽约城来向他致敬贺喜。他们带着奶油色的信封，里头都装着现金而不是支票，作为给新娘的贺礼。每个信封里都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送礼人的姓名，身分以及他孝敬教父的款额。这是一份他完全应该获得的敬意。

唐·维托·科利奥尼是人们求援的对象，他决不会使求援者失望。他从不开空头支票，也不找怯懦的借口说他的手脚被这个世界上比他更有权势的力量束缚住了。你不必一定是他的朋友，即使无法酬谢他也无关紧要。只是有一点要求，那

就是你本人必须公开表示你的友谊。那么，不管求援者多么贫困，地位何等卑贱，唐·科利奥尼都会把这人的烦恼记在心上，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挠他为这个人解除忧烦。他的报酬是什么？友谊和尊敬的头衔：“唐”，有时还会被人更亲切地称为“教父”。也许还会收到一些仅仅是为了表示敬意而决不是为了谋利的薄礼——一加仑家酿葡萄酒，或一篮子撒上胡椒面的塔拉列斯面包，那是为装饰圣诞节的餐桌特意制做的。大家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出于礼貌，其目的是要表明你欠着他的情，而他有权在任何时候让你帮个小忙以还他的情。

在这重要的一天，他女儿的婚礼日里，唐·维托·科利奥尼站在他长岛的家门口迎接宾客，这些人都是他认识并且信得过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自己一生中的好运气都归功于这位唐。在这亲热的场合，他们都毫无拘束地当面称他作“教父”。就连为婚礼活动干活的人都是他的朋友。酒桌招待员是一位老朋友，他的礼物是婚礼所用的全部酒，还加上他本人的行家手艺。所有的侍者都是唐·科利奥尼的儿子们的朋友。花园野餐桌上的食品全是唐的夫人及其朋友准备的。占地一英亩的花园五彩缤纷，充满了节日气氛，这是新娘的女友们布置装饰的。

唐·科利奥尼迎接着每一个人，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全都一视同仁，没有忽略任何一个人。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唐穿着礼服，显得十分潇洒，宾客们为此大加赞赏，不了解内情的旁观者很容易会误把他本人当作那位幸运的新郎。

和他一起站在大门口的是他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老大，洗礼名为桑蒂诺，但除了他父亲外，人们都叫他为杉尼。年纪大些的意大利男人们斜眼看他，但小伙子们都钦佩他。作为父母

是意大利裔的第一代美国人，杉尼·科利奥尼的个头算是高的，几乎有六英尺。他那头浓密的卷发使他看起来显得更高。他的脸型象个十足的丘比特^①，五官端正，那弓形嘴唇肉感很强，酒窝很深的下颚带有点古怪的猥亵。大自然对他如此慷慨，使他长得象一头公牛那样强壮，人们都知道，他那受尽折磨的妻子害怕新婚喜床就象异教徒曾经害怕拉肢刑架一样。据说他年青时曾逛过烟花柳巷，即使是最老练，最大胆的妓女，看了他那粗壮的模样，也要讨双倍价钱。

在这个婚礼宴会上，一些嘴大臀肥的年轻主妇，用冷静自信的眼神打量着杉尼·科利奥尼。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她们只是浪费时间。尽管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都在场，杉尼·科利奥尼已在打他妹妹的伴娘，露西·曼西尼的主意。这个年轻姑娘完全意识到这点。她穿着粉红色的长礼裙，乌黑的头发上系着一条花头巾，正坐在花园的一张桌子旁。在上星期的婚礼仪式排练中，她一直与杉尼调情，那天上午，在祭坛前，她还使劲捏了一下他的手。一个未出嫁的姑娘不可能走得更远了。

杉尼可能永远也不会成为象他父亲那样的伟大人物，但露西对此并不在乎。杉尼·科利奥尼有力量，有勇气。他宽容大量，体魄壮健。然而，他缺乏他父亲的那种谦逊。他那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会导致他作出错误的判断。虽然他在他父亲的事业中是个有力的助手，但很多人怀疑他能否成为这一事业的继承人。

老二，弗雷德里科，别人称他为弗雷德或弗雷多，是每一个意大利人都想向天使祈求得到的那种孩子。他顺从，忠实，随

^① 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时听候父亲的吩咐，到了三十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他长得粗矮壮实，并不漂亮，但同样长着科利奥尼家族特有的丘比特式脑袋，一头卷发盖在圆圆的脸和弓型的嘴唇上，不过，弗雷德的嘴唇更象花岗石而无肉感。他郁郁寡欢，是他父亲的一根拐杖，从不与他父亲争辩，也从没有与女人交往的丑闻而使他父亲感到困窘。尽管他有这些美德，但他缺乏作为众人领袖的那种个人魅力，那种兽性的威力。人们同样不指望他接管家族的事业。

老三，迈克尔·科利奥尼，并没有跟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站在一块，而是坐在花园最僻静的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边。即使这样，他也没能躲开宾朋们的注意。

迈克尔·科利奥尼是唐最小的儿子，也是唯一不听从这个伟大人物指挥的孩子。他没有家里其他孩子所具有的那种粗犷的丘比特脸型，他那乌黑的头发直而不卷。他的皮肤是纯净的黄褐色，如果长在一个姑娘身上，那将会被认为是很漂亮的。他有点柔弱但很英俊。有一段时间，唐确实担心他的小儿子没有男性气质。但迈克尔·科利奥尼长到十七岁时，这种担心就变得多余了。

此刻，这个最年幼的儿子坐在花园最边远的角落里，以表示他有意与父亲和家庭疏远。在他身旁，坐着一位大家都听说过，但直到今天才见到的美国姑娘。迈克尔当然知礼，他把她介绍给参加婚礼的每一个人，其中也包括了 he 家里的人。她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多大注意。她太苗条了，太清秀了。作为一个女人，她的脸显得过于精明；作为一个少女，她的举止显得过于轻浮。就连她的名字，他们听起来也觉得怪别扭的。她自称凯·亚当斯。如果她告诉他们，她的祖先二百年前就在美国定

幸福

幸福

居，而她的名字是个很普通的名字，他们也只会耸耸肩而已。

每个客人都注意到唐并没有对他这个三儿子表示任何特殊的关照。二次大战前，迈克尔是他最钟爱的儿子，而且很明显，一旦时机成熟，他就是选定的家族事业的继承人。他有着他那伟大的父亲所具有的隐藏的力量和聪明才智，一种天生的本能，干起事来使人不得不敬佩。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迈克尔·科利奥尼志愿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他这样做，公然蔑视了父亲明确的旨意。

唐·科利奥尼不希望，也不打算让他的小儿子死于为异邦政权而战的疆场。他已经买通了医生，做好了秘密安排。为了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还花费了一大笔钱。但是，迈克尔已经二十一岁了，不按他自己的意愿办，什么都行不通。他应征入伍了，在太平洋地区作战，不久荣升为上尉并获得勋章。一九四四年《生活》杂志还刊登了他的像片，并附有一套关于他的事迹的照片解说。一位朋友把这本杂志拿给唐·科利奥尼看（他家里的人不敢这样做），但唐不屑一顾地用低沉的声音说：“他是为异邦人创造奇迹。”

一九四五年初，迈克尔·科利奥尼因养伤而退伍，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父亲的安排。他在家住了几个星期，然后，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进了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的达特茅斯学院。这样，他离开了父亲的家。现在他回来参加妹妹的婚礼，并向大家介绍他的未婚妻，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姑娘。

迈克尔·科利奥尼给凯·亚当斯讲了一些关于婚礼上几位显赫的宾客的逸事趣闻，她听得津津有味。她觉得这些人充满了异国情调，她对一切新鲜的和外来的事物总是怀着浓厚的兴

趣。象往常一样，她如此认真的神情反而把迈克尔逗乐了，迷住了。最后，她的注意力被一小群聚集在一桶家酿葡萄酒周围的人吸引住了。他们是阿梅里戈·博纳塞拉，面包师纳佐林，安东尼·科波拉和卢卡·布拉西。凯·亚当斯以她惯有的敏锐的观察力评论说，这四个人看上去并不怎么快活。迈克尔笑了。

“是的，他们并不高兴，”他说，“他们正等着私下会见我父亲，有事求他帮忙。”事实也是这样，不难看出，这四个人的目光总是追随着唐。

当唐·科利奥尼正站立着迎接客人时，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在林荫道的另一边停了下来。两个坐在车子前排的男人从夹克里掏出笔记本，毫不掩饰地将停放在林荫道周围的车子牌号抄了下来。杉尼转向他父亲说道：“那边的几个家伙准是警察。”

唐耸耸肩，说道：“这条街不是我的，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杉尼那张粗犷的丘比特式脸气得发红，“那些讨厌的杂种，他们对什么都不尊重。”说着他走下房子的台阶，穿过林荫道，朝那黑色的轿车停着的地方走去。他生气地把脸凑近司机，司机并没有退缩，而是打开他的皮夹子，亮出一个绿色的身份证。杉尼一言不发地向后退，然后照着车的后门狠狠地啐了一口便走开了。他原认为司机会走下车来，在林荫道上跟他算帐，但却不见任何动静。当走近台阶时，他告诉他父亲：“那些家伙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正在抄所有的车号，这帮混蛋。”

唐·科利奥尼知道他们是谁。他那些最亲密的朋友都已被劝告不要坐自己的汽车来参加婚礼。虽然他并不赞同儿子那种表达愤怒的愚蠢方式，但是动怒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使于涉者相信他们的出现是出乎人们意料和没有防备的。因此，唐·科

利奥尼自己并不生气。他早就懂得必须忍受社会强加于个人的欺侮；他知道并因此感到安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只要留心察看，即使是最卑贱的人也能有机会向最有权势的人复仇。正是这种见解使唐一直保持着那种深得所有朋友称赞的谦逊。

这时，在房子后面的花园里，一个四人乐队开始演奏。全部客人都到了。唐·科利奥尼把干涉者的事抛在脑后，领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到婚礼宴会上。

大花园里现在已有数百名客人，有的在摆着鲜花的木制舞台上跳舞，有的坐在长桌旁，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食物，还有装着黑色家酿葡萄酒的大杯子。新娘康妮·科利奥尼，盛装打扮地坐在一张专门垫高了的桌子旁。与她在一起的有新郎，伴娘，女傧相和迎宾招待员。这种带有乡土气息的意大利传统婚礼仪式并不合新娘的口味，但由于康妮选择了一个令父亲不满意的丈夫，所以便同意举行一个“意大利式”的婚礼来取悦她的父亲。

新郎卡洛·里齐，是个混血儿，父亲是西西里^①人，母亲是意大利北部人，他那金头发和蓝眼睛是母亲遗传的。他的双亲住在内华达州，卡洛由于涉及到法律的一点小麻烦，离开了那个州。在纽约他结识了杉尼·科利奥尼并因此结识了他的妹妹。十分自然，唐·科利奥尼派了些可靠的朋友到内华达打听，他们报告说卡洛与警方的麻烦不过是年青人用枪不慎，并不严重，很容易就可以把这记录抹掉，使这位年青人保持清白的历史。他们还带回来关于在内华达合法赌博的详细情况，唐对此事极感兴趣。从那时起，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件事。唐的

①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南边的地中海上，是意大利领土的一部分。

伟大之处部分地是在于他能利用一切谋取利润。

康妮·科利奥尼是个不怎么漂亮的姑娘，又瘦又有点神经质。在她未来的生活中，她将肯定会变成一个饶舌的泼妇。但是今天，洁白的结婚礼服和她那热切的少女童贞改变了她的面貌，使她容光焕发，变得几乎是漂亮的了。她在木桌子下把手放在新郎结实的大腿上，撅起她那弓型的丘比特嘴巴向新郎作着飞吻。

在她眼里，里齐长得漂亮极了。卡洛·里齐小时候曾在空旷的沙漠地区干过重活，所以现在他的双肩还非常粗壮有力，宽厚的双肩把礼服的短上衣撑得鼓鼓的。在新娘充满爱意的眼光的沐浴下，他把酒倒进她的杯子里，对她做出一副异常彬彬有礼的样子，似乎他们两个都是剧中的演员。但他的眼睛却时不时瞟向挂在新娘右肩上的那个丝钱包，那里面现在已塞满了装着贺礼的信封。里头装有多少钱了？一万？两万？卡洛·里齐笑了。这只不过是开始。他总算攀上了一个高贵的家族，他们总得照顾他。

在宾客群中，一个衣冠楚楚，头发油光发亮的小伙子也正在琢磨着这个丝钱包。完全是出于习惯，波利·加托思索着如何才能抢劫到这鼓鼓的钱包。这种想法使他感到好玩，但他知道这只是痴心妄想，如同小孩子梦想着用气枪打坦克一样。他注视着他的上司彼得·克莱门扎，这个肥胖的中年人正随着带有乡村风味而又轻快活泼的塔兰台拉^①舞曲的节拍，与年轻的姑娘在木制的舞台上旋转着。长得异常高大的克莱门扎跳得相当熟练，潇洒自如，他结实的肚子放荡地碰撞着年轻矮小的女伴的胸部。周围的客人都为他的高超舞技鼓掌。年纪大些的妇女

① 塔兰台拉：流行于意大利南部的一种轻快的民间舞。

胳膊 想做他的下一个舞伙

抓住他的胳膊，想做他的下一个舞伴。年青的小伙子都尊敬地为他让出地方，并随着曼陀林的狂奏曲声拍着手。当克莱门扎最后瘫倒在一张椅子上时，波利·加托递给他一杯冰冻的黑酒，用自己的丝手绢替他擦去那眉毛上的汗。克莱门扎大口大口地把酒吞下去，呼吃呼吃直喘气，活象头大鲸鱼。他不但没有对波利说一声谢谢，反倒粗声地喝道：“别光当一个舞蹈裁判，干点正经事。到房子周围转一圈，保证别出事。”于是，波利在人群中消失了。

乐队暂停下来休息了。一个叫尼诺·瓦伦蒂的小伙子拾起放在一边的一个曼陀林，把左脚踏在一张椅子上，唱起一支粗俗的西西里情歌。尽管尼诺·瓦伦蒂的脸因为不断地喝酒而有些浮肿，但还是满漂亮的。他已经有点醉了。他一边唱着淫荡的歌词，一边眨动着眼睛。女人们欢快地尖叫起来，男人们则合着歌手的节拍喊出每段歌词最后的一个字。

虽然他的胖夫人也和其他人在一起快乐地尖叫着，唐·科利奥尼却及时地退进了屋子里。众所周知，他在这类事情上是极其严谨的。看到他走了，杉尼·科利奥尼便朝新娘席走去，坐在年轻的伴娘露西·曼西尼的身旁。他们现在很安全，杉尼的妻子正在厨房忙着准备婚礼蛋糕。杉尼在那年轻姑娘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她便站起来走了。他稍等了几分钟，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尾随着她，在穿过人群时偶尔停下来和客人交谈几句。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们。三年的大学生活使这位伴娘受到了彻底的美式熏陶，她是一个成熟的姑娘，而且已颇有点“名气”。在婚礼排练的全过程中，她用一种嘲弄和开玩笑的方式与杉尼·科利奥尼调情，她觉得这种方式是可以允许的，因